



青莲文学

主办: 济宁晚报社

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

协办: 济宁永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邮箱: qinglianwenxue@163.com



散文

会飞的村庄

老土

无论在城市的高楼里居住多久,都是一种漂泊。也常常会在某个深夜,另一个自己就不由自主地飘回到那个再也回不去的村庄。

一场秋雨和白露,把北方的夜晚染上了一抹沉甸甸的凉意。此时,是适合去乡下看看的,就像眼前这个叫解庄的村庄。我从县城出发,开车去解庄,大约十几分钟。

在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,许多村庄,像一个个怯懦的孩子蜷缩在城市的边缘,却又倔强地守护着村庄的原有风貌,和作为村庄的那一丝尊严。执拗地告诉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:“我是村庄,不是城市。”

站在村庄的路口,抬头便可望见不远处工业园区的厂房。城与村,此时在眼前变得模糊起来。在将来的某一日,解庄或许会变成一个“城中村”,且面临着观念、价值、生存与习俗的多重改造。城市与乡村,必将在不断求变的过程中相互融合。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,也必然会长出思想灵动的翅膀。这对翅膀,一边是城市,一边是乡村。而这对并不对称的翅膀,不会使人们偏离了航向。

当然,村庄的那种倔强与韧性,是刻在骨子里的,这还体现在一幅巨大的墙体画上。其中的一幅,画的是火遍全国的电影《哪吒2》中的哪吒形象。哪吒的旁边,用大字写着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。

解庄村因为《哪吒2》电影火了之后,村里有人突发奇想,请人把电影中哪吒的形象画到了墙上。

哪吒,中国民间神话故事中的传奇人物,他可以成就一部电影,自然也可以成就一个村庄。解庄出圈了,同时出圈的,还有这个村的支部书记解鸿飞。

表面看这是一次偶然,而里面是不是隐藏着一些深层次的必然。为什么是解庄,而不是别的村庄?是不是神话中哪吒的某些特质,在现实中与解庄人骨子里流淌的基因实现了某种暗合?墙面上只是彩绘与标语,其实也是解庄人行动上的一种映照。努力与时代的节奏同频,同时又要让村庄更像个村庄。

三十多岁的解鸿飞,军人出身,回乡创业反哺家乡,同时还把村支书的担子扛在了肩上。未来,注定是青年的,尤其是那些有胆识有魄力的年轻人。年轻人,有韧性,表情里却永远是风轻云淡,这大概就是对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的诠释吧。

我努力在解庄村的街巷,找寻自己心中村庄的影子。秋阳里,一些老人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聊天,或者在大门过道下喝茶。而他们的子女,都在周边的企业里工作。白天在工厂上班,晚上就回到农村的家里。农忙时节,他们则短暂转身,走进土地与庄稼。

人们对土地的依恋,是长在骨子里的。曾经的农民,如今虽无法仅仅依靠土地过上更富足的生活,却也无忧无虑、悠闲自在。就像解庄村里的老人,曾经的梦想早已被现实磨平,如今,他们只满足于一缕阳光和一缕秋风。

40多年前,从云南金沙江畔远嫁到解庄村的纳西族姑娘,如今已经76岁。今年,村里帮她订了机票,并亲自陪同她和老伴飞去了云南。第一次坐

飞机,见到了几十年未见的娘家人。老人眼里的泪光和皱纹按捺不住的笑意告诉我,她很知足、很满意,这是她今生唯一的愿望。

中国人的灵魂里,永远驻着情怀二字。家国情怀,不是空泛的一句口号,它需要飞起来,而更多的时候是落地。落在家里,落在村庄,落在村旁的沟渠、乡间的小路和一片片庄稼地里。最终,它会落在每个人的心里。

支撑乡村走得更远,当然不能依赖于某一个人。而我也相信,总有人在做,也总有人会跟着继续做。也许将来的解庄,中国的村庄,将不再是现在的模样,而人却终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,一代一代,生生不息。

就像许学森,一位出生在解庄村的月球和深空探测的“90后”科学家。他的父亲不善言语,只是一脸无奈地说,孩子成了国家的人,回不来呀。

科学家在父亲心里,依然是个孩子。孩子的梦想一直在月亮之上飞翔,飞向更深远的太空。而他的心里,应该会装着这个解庄,因为这里装着他的童年与少年,也装着他曾经的梦想。这里,是他梦想起飞的地方。

永远不要小瞧了一个村庄,多少人的人生,都是从这里起飞的。也由此,让人理解了那些村里的老人,他们那么容易就知足了,就幸福了。因为他们从自己孩子的身上看到了未来,看到了希望,看到了村庄以外更深远的世界。

解庄的解,还是解开的解。敞开心怀,无论未来的村庄面临的是机遇,还是挑战,都需要村里的人们张开双臂,勇敢地去拥抱、去面对。



小说

炉火即将熄灭

苏良进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,老王蹲在废弃的锻造车间门口,吧嗒着旱烟。车间中央,那座曾吞吐烈焰、锻打了无数精密零件的巨大燃煤炉,像一头沉默的巨兽,炉膛里最后一点暗红的余烬,也即将熄灭。明天,拆迁队就来了。他摩挲着口袋里一个沉甸甸、黑黢黢的东西,眼神复杂。

深秋的风卷着枯叶在空荡荡的厂区打转,发出呜呜的声响,像是在哭。老王在这里干了四十年,从十五岁的学徒到厂里最年轻的八级锻工,再到如今满头华发的老师傅。这座燃煤炉就是他的老伙计,炉膛里的火熄了,他心里的火也跟着凉了半截。

“王师傅,还没走啊?”厂长骑着二八大杠从门口经过,车筐里装着半箱办公用品,“厂里的东西都搬得差不多了,您那点家当也该拾掇拾掇了。”

老王磕了磕烟灰:“厂长,这炉子……真就这么拆了?”

“不拆咋办?”厂长叹口气,“市里规划都下来了,这片要建商品房。再说了,现在都用电炉了,谁还用这老古董?耗能大,效率低,早该淘汰了。”他跳下车,拍了拍老王的肩膀,“我知道您舍不得,可时代变了。明天拆迁队一到,轰隆几下就没了。”

老王没说话,只是又往炉膛里瞅了一眼。那点暗红彻底灭了,只剩下黑漆漆的炉膛,像一张沉默的嘴。

夜深人静时,老王又摸回了车间。借着月光,他从炉膛底部的灰烬里扒拉出一个黑黢黢的铁疙瘩,足有砖头大小,表面坑坑洼洼,毫不起眼。这是他退休前打的最后一个活儿,当年为一台进口精密仪器锻的特种零件。后来仪器淘汰了,这零件也就成了没人要的废品。可老王舍不得扔,这是他手艺的最后见证,是他用三十年火候淬出来的心血。

第二天一早,拆迁队的轰鸣声打破了厂区的宁静。巨大的铲车开进车间,开始拆解那座陪伴了老王一辈子的燃煤炉。老王就站在警戒线外,怀里紧紧抱着那个铁疙瘩,抱着个婴儿。

“老王师傅,您这是干啥?”一个戴安全帽的年轻人喊道:“赶紧让让,这儿危险!”

老王不动:“让我再看看。”

“看啥呀?一堆破铜烂铁而已。”另一个拆迁工撇撇嘴:“您怀里抱的啥宝贝?还舍不得撒手?”

周围响起一阵哄笑。有人说:“王师傅这是老糊涂了,

抱着块废铁当宝贝。”还有人说:“守着那过时手艺有啥用?现在谁还靠力气吃饭?”

老王充耳不闻,只是死死盯着那座正在被拆解的炉子。当炉身最后一块钢板轰然落地时,他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。

就在这时,一辆黑色轿车急刹车停在路边。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匆匆跑来,额头上渗着汗:“请问,这里是不是红星锻造厂?”

没人理他,大家都在忙着拆东西。

中年人又问:“请问哪位是王建国师傅?”

老王浑身一震,缓缓转过身。

中年人眼睛一亮,快步上前:“您就是王师傅?太好了!我可找到您了!”他气喘吁吁地说,“我是国家天文台的,我们急需您当年为‘搜索者一号’卫星地面接收站锻打的那个特种耐热合金零件!”

老王愣住了:“搜索者一号?那不是……”

“对!”中年人激动地说:“当年那台被认为淘汰的仪器,其实是我们国家早期航天项目的关键设备!最近我们要重启这个项目,可核心备件的图纸早就遗失了。我们查了十年才查到线索,说唯一的实物备件是您亲手锻打的!”

老王怀里的铁疙瘩突然变得滚烫。

中年人小心翼翼地接过那个黑黢黢的零件,对着阳光仔细查看:“没错!就是它!王师傅,您知道吗?这个零件采用的特种锻造工艺,现在的数控机床都无法复制!您这手艺救了我们整个项目啊!”

周围的人都惊呆了,刚才还在嘲笑老王的那些人,此刻全都张大了嘴巴。

老王看着那个被中年人视如珍宝的铁疙瘩,又看了看正在被拆解的炉子,突然老泪纵横。他以为自己守护的只是一份即将逝去的记忆,没想到竟是国家的宝藏。

中年人郑重地说:“王师傅,我们想请您担任项目技术顾问,指导我们重铸这种特种零件。您愿意吗?”

老王颤抖着伸出手,那是一双布满老茧、伤痕累累的手,却也是一双创造过奇迹的手。他看着自己的手,又看了看远处正在崛起的新城区,突然笑了。

炉火虽然熄灭了,但匠心永存。有些东西,永远不会过时。



诗歌

新年憧憬

罗宗

如你所愿

所有街巷都换上新年的祝福

脉管里早有暖意

路过的人啊

你攥紧的暖意不是错觉

烟花满载人间欢欣

在夜空坦然绽放

是否幸福

完全取决于内心的供奉

那么远的跋涉

那么深的埋藏

我未曾允许脚步有片刻停留

就在渐暖的窗台上

种下一粒新的太阳

只为在破土那一刻

长久地遇见崭新的自己

和这个同样崭新的世界